

話劇劇本

已 索

11 10

姆 倩 蘊

祖 农 · 哈 迪 尔 著



同 我 刻 大 座 木

蘊 倩 姆

(三幕五場話劇)

〔維吾尔族〕祖农·阿迪尔 著

尤素夫·赫捷耶夫 合譯
海 平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内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祖农·哈迪尔写的，它通过青年长工努柔木和园丁的姑娘蕴倩姆的恋爱悲剧，描写了解放前伊犁地区农民在統治阶级重重压榨下的悲惨生活。

剧本語言生动、結構紧凑、情調悲壯，具有濃厚的抒情气氛和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色彩。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C96号

北京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 201 字数52,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3

1953年5月北京第1版 195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7)0.28元

《蘊倩姆》和它的作者

新疆維吾尔族人民和全国其他各民族一样地也是勤劳勇敢、强悍誠朴、爱好劳动、爱好自由的优秀民族，但是他們在过去也和全国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地渡过了悲苦的历史境遇。历代封建統治者长期的剝削和压迫，地主階級和形形色色的封建軍閥、官吏勾結起来象一条两头毒蛇吸榨着民脂民膏，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極端貧困的境地。人民不但失去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权利，甚至連精神上的自由——爱情的自由也被封建統治者剝夺殆尽了。于是数百年来，新疆出現了不知多少象蘊倩姆这样遭遇的悲剧。然而，人民仇恨的拳头永远是击向封建統治階級的。

作家祖农·哈迪尔早在十七年前就充滿悲憤地描繪了发生在新疆农村的这个悲剧。通过兩個青年恋爱的故事和他們渴求美好生活的幻想，反映了新疆广大劳动人民追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热望，反映了新疆人民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者的極端仇恨，反映了劳动农民与封建地主階級間的矛盾。可以說《蘊倩姆》就是十八、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疆农村生活的写照。

作家祖农·哈迪尔是新时代維吾尔文学的先驅代表之一，他于一九一五年生在新疆額敏县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里。早年在旧私塾里念經文，后来在烏魯木齐中学暨畜牧專科学学校就学，卒业后，在教育界和戏剧界工作。他的文学創作生活是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祖农·哈迪尔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在剧本和短篇小說上面，先后創作了《鍛鍊》等短篇小說集（其中包括解放前写的《精疲力尽的时候》等几个短篇和解放后写的《鍛鍊》等短篇小說。汉文譯本即將出版），解放后写的剧本有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主題的《喜事》等，《喜事》曾在一九五六年北京举行的全国話剧观摩大会上由新疆自治区維語話剧团演出，荣获了三等獎。《蘊倩姆》是作者一九四〇年的作品，这是解放前新疆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由于作者曾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环境里，对人民的痛苦体会比較深刻，所以他写的比較細緻、深刻。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作家是在作“扰乱人心的胡言乱語”，而禁演《蘊倩姆》。

新疆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的文艺方針給新疆的文艺运动灌注了新的活力。一九五七年二月間，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維族話剧团为庆賀烏魯木齐人民剧院开幕典礼演出了《蘊倩姆》，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評，自治区广大讀者及作家們也給予了《蘊倩姆》極好的評價。

一九五六年五月間我在西安看过了这个剧本以后，便想把它介紹給汉族讀者？但限于汉文水平低，自己看

过的剧本和演出也不多，不敢动手，后来在同志們的鼓励下才大胆地着手翻譯，准备給《延河》发表，但剛譯完了第二幕，便因參觀北京的旅行，中断了这个工作。九月回到西安后，听《延河》編輯部說，海平同志在新疆已經譯出了全部，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校正和修改他的譯稿上。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延河》“兄弟民族文学專号”上。今年五月間，接到中国戏剧出版社計劃出單行本的通知以后，又进行了一番修改和潤色工作，才达到現在的程度。《蘊情姆》的翻譯本中，缺陷及不恰当的地方是很多的，有待于广大讀者和翻譯家們給予亲切的指教和批評。

尤·赫捷耶夫 1957.12.

人 物 表

蘊倩姆——園丁的女兒，十七岁。

努柔木——年青雇工，蘊倩姆的情人。二十岁。

佐尔汗——蘊倩姆的母亲，五十岁。

迈西热甫——乡約的僕人，二十八岁。

帕他木汗——迈西热甫的母亲，四十八岁。

吐尔干——雇农，二十五岁。

阿滿台——乡約牧夫的兒子，二十岁。

阿增巴凱——貧农，五十岁。

亞乎甫——貧农，三十五岁。

烏瑪尔乡約——地主，四十五岁。

夏尔宛——地主的妻子，三十八岁。

色以提——其子，十七岁。

阿西木巴依——兼商富农，四十五岁。

巴司特——五十戶长，四十岁。

衙役——数人。

黑孜木——二十多岁。

男傭相——二十多岁。

男女农民数人。

男女青年数人。

第一幕

蘊倩姆父亲遺留下的院子，后面是果园，柳条編成的籬笆分隔着院子及果园，左面可以看到房門和窗子，門前是用正在开着花的葫蘆秧搭起的綠蔭棚，綠蔭棚和籬笆周圍盛开着各式各样的花。

时在春末夏初，蘊倩姆一边往筐子里拾着风打下来的青果子，一边唱着歌：

蘋果快熟了，
枝头上流着蜜漿。
我的情人埋怨着我，
象烏云遮住的月亮。

要我去到他那里？
还是等他来到这个地方？
要是他真心爱我，
那么他会来到我的身旁。

她走进綠蔭棚剖开果子晒果干。

蘊倩姆 哟！昨晚上的风給果子出气啦，把生果子打下来这么多？

佐尔汗拿着鏟子上。

佐尔汗 你在干什么！我的女兒。咱們的菜都給野草遮
燕了，我們倆一块去除掉草好吧！

蘊倩姆 讓我先把风打下来的果子晒成 果 干 再 去，媽
媽！

佐尔汗 你把那些閑活放着有空再做，菜地里的活比这
还要紧哪。如果讓草长了起来，那我們的劳苦不就
白費了嗎？

蘊倩姆 我馬上就把这一筐子拾掇完啦，到你上了火，
我給你泡果子水喝，那时候你才謝我呢，对不对，
媽媽！

佐尔汗 这話倒对！不过，我們沒有別的庄稼，得好好的
照管我們的菜地，先干能吃饱肚子的活呀！果子
需要澆水了，园墙的破洞还没堵起来，烏瑪尔乡
約^①那嬌生慣养的少爷公子，已經开始偷咱們那沒
熟的果子了！这些孽种真气死人！

蘊倩姆 你以为他偷几个果子心就足啦？昨天晚上天剛
、 旺黑不是刮起风来着嗎？

佐尔汗 嗯。

蘊倩姆 我到园子里去看看是不是风把果子打掉了，正
碰着色以提那个拖鼻涕的小流氓在鷄棚里偷鷄！我
狠狠地照着他的脖子打了一土块。

~~~~~  
① 乡約：旧封建社会的官名。一乡之长，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派时  
期的乡长。

佐尔汗 你可小心，不要把那不得好死的給打死了，惹下禍来呀！

蘊倩姆 該死，那些寄生虫！他还嘔着嘴想打我来，我拿起火棍冲着脊背又給了他一下，他便象駱叫似的嚎起来了。（自己也笑了。）

佐尔汗 唉！受着这些無賴的欺侮，叫人怎么活法？

蘊倩姆 你要是不理他，他会爬到你的头上來，这些好吃懶做的貪婪鬼，應該好好地管教管教。

佐尔汗 唉！我們还能管教他們？你忘了去年果子將近熟的时节，就是那个色以提坏蛋領着四个流氓干什么來着，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把我們的果子一口袋一口袋揩走了，我亲自到五十戶长<sup>①</sup>那兒去告狀，他讓我去找乡約。我又到乡約那里，乡約說了句：“好，我一定教訓他！”就把我打发走了。可是他把色以提抖一下沒有呢。果子扛到他家里，大概乡約也美美的吃了一頓吧！兒子是强盜，父亲是判官，我們的怨苦向誰去說呢？……

蘊倩姆 幸亏我爸爸还培植了这么一个果园，不然的話，我們还不知怎么过日子！

佐尔汗 你爸虽然是个穷汉，可他不占別人的便宜，是个有良心的、勤劳的人，他的手巧得象花一样，栽下的树苗沒有一棵不活的。

---

① 五十戶长：旧官名。管五十戶人，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的保长。

蘊倩姆 那麼說我爸爸是個園丁了？媽媽？

佐爾汗 你還說呢，他是個巧手的園丁，這些樹苗，都是他象撫育小孩子似的把它們培養大了的。（若有所思）上帝呀！天下竟有這種沒良心的人，他們不是把栽下的樹苗偷去，就是把它拔了，你爸爸不知爲這受了多少氣！

蘊倩姆 他們有那麼多的地閑着，自己又不搞個園子，人家搞了個園子，他們就嫉妒，他們都是心中滾着毒液的人。

佐爾汗 巴司特五十戶長也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家伙，他老早就恨着我們呢。

蘊倩姆 誰又沒在他們先人坟上動過土。

佐爾汗 有一天你爸爸當着許多人的面，大罵他是，抵巴衣①們腳底板的狗腿子，專會拍馬屁，從那時起他就懷恨在心。

蘊倩姆 爸爸做的真好！

佐爾汗 那一天他來嚕嚕索索地說：“你們怎麼沒應差去？給你們攤派下來的青稞、苜蓿，還有車的負擔，你們都沒有交。現在水渠里水很少，不能給你們水澆地。”

蘊倩姆 唉呀？上回他們來，說是要修河壩，從我們園子砍了幾大車樹樑枝拉走的呀！我們又沒有種地，

~~~~~

① 巴衣——有錢的人、富翁、財主。

只一个园子就給我們家摊派了这么多？他們也不顧我們家穷，硬逼着叫我們拿出二百个雞蛋，五只雞頂了差了。

佐尔汗 这点东西，在他們不算什么！听說还有沒有給清的稅款，要逼着叫我們把园子佃出去再交八十块钱，这些，真是填不滿的餓賊！

蘊倩姆 有几百屙几百屙地的人，地上的水往外溢着，难道遇到我們这些貧寒人家，澆个巴掌大的地就不够了么？

佐尔汗 家里沒个男人家，这些不得好死的！他們就会欺侮我們这些軟弱的人，唉！現在活这么忙，努柔木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好多天沒見他回来过。

蘊倩姆 他已經十五天沒回家了。

佐尔汗 唉呀！不知他究竟干些什么？

蘊倩姆 听說他在換工伙里干活。

佐尔汗 給我們換工的那些人来了，叫我往哪里安頓他們呢？

蘊倩姆 媽！你把努柔木找回来叫他淘一下水溝不行嗎？

佐尔汗 对了，我还有很多話跟他說呢，已經把時間錯過了，讓我把他找回来。（站起来）蘊倩姆，你把花根的土松一松，等努柔木来了，我就叫他引水去。

蘊倩姆 好吧。媽媽，請你快点回来啊。

佐尔汗正待走。

蘊倩姆 等一会儿，媽媽，家里茶叶也用完了，（跑进屋里拿出四个雞蛋）哟！用这个换回点茶叶来。

佐尔汗下。

蘊倩姆 哼！媽还瞞着我呢，她要說的还不是跟努柔木和我要說的都是一回事。是不是努柔木跟我們賭气，跟我們有些疏远了呢？不！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跟我們賭气的事呀，也許是他只待我媽先开口，但以后又听不到我媽說出他心里的話来，而为此扭着呢？努柔木也未免太小气了，努柔木……

微风起处，黃鶯歌唱。

蘊倩姆 啊！……黃鶯！多么凉爽的风呀！这样美丽的时节，我和努柔木一块整天的在地里干活，日子就会过得更轻松些。

蘊倩姆走进了籬笆，一面松着花根上的泥土，一面在唱歌：

微风从花园里吹过使我想起了你，
黃鶯在花丛間歌舞使我看見了你，
努柔木啊！我盼望着你多么心惶，
每天每天我在你的来路上眺望。

我和情人同生长在这个乡村，
在花丛間早已約下海誓山盟。
每个早晨当我散步在田野上，

我便忆念起我們同欢同劳的时光。

佐尔汗和努柔木上。蘊倩姆头上插着花朵，手里拿着鏟子，見佐尔汗与努柔木連忙从籬笆走出迎接他們。

努柔木 你好！蘊倩姆。

佐尔汗 （向努柔木）請坐。唉！好累呀！稍走一点路，就心跳气喘的。蘊倩姆，你到园子里去燒壺茶来。

蘊倩姆 （窺視着努柔木微笑了一下）媽媽！你买回来茶叶沒有？

佐尔汗 （打开手帕抓了一小撮茶叶）商人簡直沒有良心了，瞧！就給了这么一点。（把茶叶放在手心里讓蘊倩姆騰了騰然后給她。）

努柔木 大媽，你从誰家买来的？

蘊倩姆提着桶和瓢走向园子。

佐尔汗 你說这个村子里有几家鋪子？还不就是从阿西木巴依的鋪子里买来的。

努柔木 他是頂奸猾的高利貸者，他总是盼望着有誰来上他的圈套。

佐尔汗 讓上帝給他点良心吧！俗話說：“人心不足蛇吞象”。人要是沒有良心的話，就是个廢物。我的孩子！（少停）我們不說这个吧。我有句話要跟你說，努柔木！你听着，你不要整天这兒跑那兒跑的瞎折騰，我們是孤独人家。你呢，除我們以外無依無靠，我已經老了，再加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这时蘊倩姆在果树背后偷听。

佐尔汗 你母亲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过：“世界上就剩下我的这么一个命根子，我把他首先託付給上帝，其次就是你了。你把他留下做为一下子半婿吧！”（声泣哽，拭泪）你也长大了，蘊倩姆也不小了，我想讓你們成个家吧。可我也沒有积蓄下什么东西，听说你这兒那兒的做活，也得不到什么。我有心在一个晚上給你唸个經結了婚算了，但又覺得蘊倩姆是个姑娘家，你是个沒成过家的小伙子，怕招惹旁人的閒話是非；人家会笑話咱們說：“哼！吃別人的酒席比誰都勤，輪到你家的婚礼嘛就在袖筒里头办事。”我看你还是找个人家扛活去，至少也得弄个一半斤大米，一个小牛犢，再弄得够买油盐的錢来，我們再把园子里的收成收集起来买点糖和布。还有你母亲留下来一些东西，我們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行一个叫人称得起“真美”的婚礼，然后再成全你倆多好！唉！……我的兒子啊！（向着园子）茶煮好了拿来吧！

蘊倩姆 就来！

佐尔汗放好桌子，鋪上桌布。蘊倩姆拿着大海碗，拿着饅茶罐子和牛奶，从园子里出来，然后泡奶茶。

佐尔汗 （給努柔木倒茶）努柔木 你先喝茶！我去給你打听个适当的做活处去，（走又复上）努柔木，你喝完茶把通向果园的水溝挖一下！

努柔木 行！大媽！

佐尔汗下。

蘊倩姆 努柔木哥，請喝茶，請吃这个奶皮子。（說着就把浮在奶茶上面的奶皮子挑在努柔木的碗里）你忘了我們啦！ 嗯？（笑。）

努柔木 只要你不把我忘記了就好了！

蘊倩姆 （俏皮地）啊！原来我为这个才跑得多少天不見个面兒，連家都不想一下，我是个鉄心硬腸的人……

努柔木 你真会說俏皮話。蘊倩姆，我白天黑夜都在想念着你們！

蘊倩姆 瞧！这才是会說話的人。

努柔木 这有什么会说不会说的呢？說真的，最近我很快乐，因为你。你是我快乐的源泉。我的心啊，为想念你而年青，所以我願时时刻刻都看到你。

蘊倩姆 瞧！說的……那么你为什么耍疏远我們呢？是不是你生我們的气了？

努柔木 我为什么生你的气呢？……嘿！阻碍着我們的，归根到底就是錢，需要掙些錢来，蘊倩姆。

蘊倩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生命就有天地，有飯就有鍋。錢，錢！要那么多錢干嘛，我們又不開鋪子。

努柔木 你虽这么說，但你媽可不这么說。

蘊倩姆 我媽比我还喜欢你。

努柔木 当然！这个我也知道，我們想的都是一回事，
可是我大媽有一个高坡，这个高坡阻碍着我們不能
成全，要想过这一个高坡，現在是有点困难。

蘊倩姆 可是，她也並沒有叫我迴避你呀！

努柔木 我并不是說她讓不讓你見我的問題。

蘊倩姆 那么，你說的是什么？

努柔木 我的意思是說虽然你自己是个园丁，可是当果子熟了，花也开了，但你既戴不上花，也吃不上果子，等果子生了蛆，那一切都完了。

蘊倩姆 你說的真玄，誰能挡住园丁戴花、吃果子呢？

努柔木 是你媽。（随手拿起桌上的花拋向她）頑皮丫头，
还装糊涂。你为什么不动劝你媽再不要为难我們
啦？

蘊倩姆 我媽为什么要阻挡呢？她怎么会阻碍我們？

努柔木 問題很明显。她的意思是……采了花要用綢緞
手帕裹起来。

蘊倩姆 （把花反拋向他）呀！看你說的多苛薄人！你真
滑稽，你等一等。（走进屋。）

努柔木 这个姑娘究竟要干什么呀！事情摆的明明白
白，干嘛还要拿話捉弄我？（稍沉默）叫这个可怜
虫又怎么办呢？給她媽說什么吧，又怕她媽鬧个天
翻地轉；給我說什么吧，情况她又不是不知道。只
有这样两头为难罢了。聪明的姑娘呀！只有忍着，
啞吧吃黃蓮，有苦無处訴。